



CIE

双语
译林

壹力文库

140

THE LEGEND OF SLEEPY HOLLOW
AND OTHER STORIES

睡谷的传说
——欧文奇幻短篇小说选

他（华盛顿·欧文）为勾勒独一无二的美国文化景观概貌做出了贡献，这绝非对英国文学和欧洲文学的简单模仿。

——彼得·诺伯格

〔美国〕华盛顿·欧文 著 方华文 译

Washington Irving



译林出版社

双语译林
壹力文库
140

〔美国〕华盛顿·欧文 著
方华文 译

睡谷的传说 ——欧文奇幻短篇小说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睡谷的传说：欧文奇幻短篇小说选：汉英对照 / (美) 华盛顿·欧文
(Washington Irving) 著；方华文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11
(双语译林·壹力文库)
书名原文：The Legend of Sleepy Hollow and Other Stories
ISBN 978-7-5447-6659-3

I. ①睡… II. ①华… ②方… III. ①英语—汉语—对照读物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美国—近代 IV. ① H319.4 : I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39803 号

书 名 睡谷的传说——欧文奇幻短篇小说选
作 者 [美国] 华盛顿·欧文
译 者 方华文
责任编辑 陆元昶
特约编辑 王正磊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邮编：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三河市延风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0 毫米 1/16
印 张 9
字 数 83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6659-3
定 价 25.8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译者序

从独立战争到南北战争，一般被称为美国的浪漫主义文学时期。在这个时期，涌现了一批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如华盛顿·欧文、詹姆斯·库柏、纳撒尼尔·霍桑、爱伦·坡和惠特曼等。他们不仅推动了美国文学的发展，也为世界文学增色不少。尤其是华盛顿·欧文更是独领风骚，起着开拓者的作用。他的创作震惊了美国文坛，也在英国文坛掀起了轩然大波，令“老大哥”英国文学家们刮目相看，称他为“美国文学之父”。

华盛顿·欧文(1783—1859)是苏格兰裔的美国人，其父年轻时从苏格兰迁居纽约，在纽约发了大财，家境富裕。欧文受哥哥的影响，自小酷爱文学，博览群书，最叫他陶醉的是彭斯、拜伦、司各特等英国浪漫主义作家的作品。1802年，19岁的欧文在《早晨纪事报》上发表了几篇书信体散文，崭露头角。1804年，他走出国门到欧洲旅行（这是他的第一次欧洲之旅），游历了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等国，历时两年，深为辉煌的欧洲文化而激动，写下了大量的旅行笔记。1815年，他第二次到欧洲去，一住就是十七年，先是经商，后供职于美国驻英使馆。1842—1846年，他三度赴欧，出任驻西班牙公使。粗略计算，他在青

壮年时期，在欧洲居住了长达二十一年之久。在此期间，他跑遍了英、法、德、意、西等国，还拜访过司各特、萨克雷等著名作家。与刚刚建立不久的美利坚合众国相比，欧洲有着灿烂的历史和悠久丰富的文化，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从某种角度来说，欧文虽是“美国文学之父”，却又是“欧洲文学之子”。在这一点上，欧文是一种象征，象征着美国文学对欧洲文学的继承、发展和创新。

欧文著述颇丰，有历史小说、人物传记等，而他最擅长的是札记、散文、随笔、故事之类随心所欲的自由文体。1809年，他出版了第一部作品《纽约外史》。这部小说以诙谐幽默的笔调抨击了荷兰殖民者的残忍和狡诈，对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土著人深表同情。这是一部具有独特风格的诙谐之作，充分显露出欧文的幽默才能。《纽约外史》出版后，欧文成为纽约文坛风靡一时的人物。1820年，他在英国出版了《见闻札记》，更使他成为在欧洲为美国文学赢得声誉的第一人。此书并非鸿篇巨制，只是一本包括34篇散文、故事、杂感的文集，其中包含着作者对欧洲文明的敬仰之情，也表现了美国人的幽默诙谐，因而受到欧美广大读者的欢迎，成为美国文学的开山之作。

《见闻札记》中，以短篇小说《瑞普·凡·温克》最为著名。该小说的创作受德国民间故事《睡皇帝》启发。故事的背景是荷兰殖民地时期的美国乡村。在一个僻静的小村庄里住着一个叫瑞普·凡·温克的农夫，过着游游荡荡的悠闲日子，唯一不顺心的是“家有悍妇”。为了躲避“悍妇”的辱骂，他独自到附近的山里去打猎，不期遇到了当年发现了哈德逊河的哈德逊船长及其伙伴，在喝了他们的仙酒后，就睡了一觉。醒后下山回家，才发现时间

已过了整整二十年。旧日的景象不复存在，自己所熟悉的小村庄彻底改变了容颜，寂静被打破，到处是演说、传单和竞选。瑞普终于知道，他现在已由英王的臣民变为“合众国的一个自由的公民”。一切都是那么陌生。唯一叫他感到庆幸的是，那个折磨得他生不如死的彪悍妻子被一个小贩气死，“妇人专政”终于结束了。瑞普做了一场梦，而美国则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摆脱了“妇人专政”，而美国摆脱的却是“英国专政”。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一次剧烈的革命性转折，竟被欧文以轻轻松松的一场梦给交代了。以轻松幽默的笔调反映沉重的历史——这是欧文创作的一个显著特征，不得不令人佩服。

1877年，清朝官员张德彝出访英国时，观看了根据欧文的《瑞普·凡·温克》改编的戏剧。回国后，张德彝在出访记录中记述了对它的感受。三十年后，晚清著名翻译家林纾将欧文的《见闻札记》翻译成中文，取名《拊掌录》。林纾在序中说：“欧文气量宏广，而思致深邃而便敏，行文跳踉变化，匪夷所思。其雅趣高情……又博古，广哀遗典，叩以所有，无不立应。”

《睡谷的传说》也是《见闻札记》中一个影响力非常大的故事。睡谷是真实存在的地点，位于哈德逊河畔，这个故事以欧文拜访睡谷时听到的传说为基础创作。睡谷当中雾气腾腾、阴气逼人，据说巫师给这儿施了妖术，让居民们的大脑受到控制，连走路也晕晕乎乎如在梦中。当地居民最为津津乐道的都是些惊悚的鬼怪故事和传说。其中无头骑士的故事流传最广。传说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一次战役中，一个黑森州骑兵的头被炮弹打飞了。死后，他的阴魂常在夜里骑马飞奔，到战场上去寻找自己的头颅。这篇故事将幻想和现实融于一处，营造出一种诡异而怪诞的气氛，对

愚昧和残暴进行无情的鞭挞。

《睡谷的传说》自问世后，即受到广大读者的喜欢，其诡谲的气氛、离奇的情节，更是受到许多戏剧家、影视导演的青睐。1922年即被搬上银幕，此后又有多个影视版本相继面世，其中不乏影响力深远之作，如1999年由蒂姆·波顿指导、约翰尼·德普主演的电影。2013年由福克斯电视台制作的电视剧《沉睡谷》融合了《睡谷的传说》和《瑞普·凡·温克》两个故事的背景，并在睡谷实地拍摄。目前已经播放了三季，第四季正在制作当中。

除了这两个故事，本书还精选了欧文另外几篇同样精彩的短篇小说——《鬼新郎》《魔鬼和汤姆·沃克》《阿拉伯占星家的传说》以及《摩尔人遗产的传说》。

《鬼新郎》以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吸引住读者的注意力，歌颂友谊与爱情，对美国文学的影响十分深刻。《魔鬼和汤姆·沃克》情节有点类似歌德的《浮士德》，讲的是一个人为了达到自己卑鄙的目的，不惜把灵魂出卖给魔鬼。《阿拉伯占星家的传说》里，欧文利用一个流传很广的传说，揭露了侵略成性的统治者阿本·哈布兹残忍而荒淫的面目，以及道貌岸然、以哲人自居的占星家的卑鄙丑恶的灵魂。在《摩尔人遗产的传说》里，欧文塑造了朴实勤劳、见义勇为的卖水贩子佩雷吉尔，还以辛辣的笔锋刻画出了贪婪暴戾的市长及警察的丑恶嘴脸，将这些人放在一处进行比较，以期达到扬善抑恶的目的。

1859年11月28日，欧文心脏病发逝世。当年12月的麻省历史学会会议之上，他的朋友，诗人朗费罗这样赞扬欧文对于美国文学的巨大推动和促进作用：“我们对于他身为一个作家的荣誉感

到自豪，不过最不能忽略的，他最值得我们感激的，是他在文学的历史上为我们国家赢得的名声和地位。”

方华文

作于苏州大学

2016.6.24

目 录

译者序·····	1
瑞普·凡·温克·····	1
鬼新郎·····	23
睡谷的传说·····	39
魔鬼和汤姆·沃克·····	75
阿拉伯占星家的传说·····	90
摩尔人遗产的传说·····	110

瑞普·凡·温克

下面的故事是在已故的迪德里克·尼克博克^①的遗稿里发现的。尼克博克生前是纽约的一位老绅士，对该省的荷兰殖民史颇感兴趣，醉心于研究该省原始定居者后裔的风土人情。不过，他的历史研究并不是仅仅查阅资料，更是深入民间、了解民情。因为，凡是 he 感兴趣的题目，资料都少得可怜，但他发现民间的那些老人，尤其是老太太，知道许许多多民间传说——这些传说对发掘真实的历史弥足珍贵。每当他看到一户地地道道的荷兰人家安居于屋顶低矮的农舍，在浓荫如盖的梧桐树的遮掩下过着与世隔绝的日子，便如获至宝，将其视为印满古旧文字的珍稀卷册，投注以狂热的激情加以研究。

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他编写了该省的历史书，反映荷兰总督执政时的那段如烟的往事，几年之后得以出版。对于书中的文学特色，人们看法不一，众说纷纭，实不相瞒，至今非议之声仍不减当年。此书的最大优点在于它的严谨和精确，虽问世之初也曾被质疑过，但后成定论，现已成为公认的权威史书，观点被纳入所有的史料。

① 华盛顿·欧文写《纽约外史》时曾用过的笔名。

这本书出版后不久，老绅士便辞世了。他已驾鹤西去，此刻说句遗憾的话也不至于有损他的形象——也许，他应该从事分量更重的研究。不过，话又说回来，人各有志，各有各的兴趣所在。此书固然时不时会令邻人的目光黯淡，叫一些朋友伤感（对于这些人，他怀有真诚的敬意和深沉的爱），但人们忆及他的错误和愚蠢，感到“悲哀多于愤怒”。人们不由会想到，他的初衷绝不会是想给别人带来伤害，也不会是想得罪任何人。不管评论家对他有什么样的看法，老百姓一般都对他颇有好感，而民意是值得尊重的；特别是一些面包师，他们甚至会把他的肖像印在新年蛋糕上，使他得以不朽于人间，其效果几乎等同于将他的肖像印在了滑铁卢奖牌或安妮女王的硬币上。

瑞普·凡·温克

迪德里希·尼克博克的遗作

啊，沃登，撒克逊人的天神，
有了你才有了沃登节这一星期三，
真理我将永铭心间，
直至我入土为安那一天……

——卡特赖特^①

乘船在哈德逊河逆流而上，你肯定能记得卡茨基尔山，那是庞大的阿巴拉契亚山脉的一支断脉，位于大河的西岸，巍峨绵延，

① 卡特赖特（1743—1823），英国发明家。

直插霄汉，鹤立鸡群般屹立于周围的景物之间。季节更迭，天气变幻，甚至每一小时的流逝，都会令山的色彩、山的形态发生变化。当地的主妇们，不论远近，都会将那山当作精确的晴雨表观看。天气晴好时，群山的颜色或蓝或紫，傍晚时分，雄浑的山影则映衬在清澈的天幕上。有时，他处万里无云，而高山之巅却轻雾缭绕。在落日的余晖中，像一顶璀璨的皇冠闪射出异彩。

乘船人放眼望去，可以看见美丽的群山脚下有一座村庄，村子里炊烟袅袅，农家的木屋顶掩映在一片树木中，而就在那儿，山的蓝色与山跟前的新绿交融在了一起。这是一个小村子，历史非常悠久，是在该省草创期由一些荷兰殖民者所建，大约正值好心的彼得·斯泰弗森特^①（愿他的灵魂安息）开始执政之时。几年前这儿还矗立着几所最初的定居者居住的房屋，是用从荷兰运来的小块黄砖建造的，有格子窗和三角墙的面脸，屋顶上装着风向标。

就在这个村子里，就在这儿其中的一所房子里（说老实话，此房由于年代久远和风雨剥蚀，已经破烂不堪），曾经住着一个生性淳朴、性格温和的人，名叫瑞普·凡·温克。那是多年以前的旧事了，当时该地还属于大不列颠帝国治下的一个省。他是凡·温克一族的后代，其祖先在彼得·斯泰弗森特执政的骑士时代以骁勇善战著称，曾追随彼得围攻过克里斯蒂娜要塞。不过，他祖先的那种刚勇好斗的性格却几乎连一点都没有遗传给他。如我刚才所言，他是一个生性淳朴、性格温和的人；不仅如此，他还是个心地善良的邻居和对老婆百依百顺的“妻管严”丈夫。说实话，后一种情况的出现是由于他柔顺的性格，他也因此赢得了大家普遍的爱戴——男人在外边

^① 彼得·斯泰弗森特（1612—1672），新荷兰殖民地最后一任总督，1664年将政权移交给了英国人，自此，新荷兰更名为纽约。

温和友好，平心静气地待人，都是家里有个母老虎把他调教出来的。这些男人的脾性，毫无疑问，都是在家里苦难的熔炉里千锤百炼，才变得百伶百俐、游刃有余了。看起来，要教人养成忍耐和坚忍的美德，床帷内的训导抵得过天下所有的循循善诱。因此，从某些方面来说，娶一个母老虎当妻子，也可以说是一种挺不错的福气。若依此理，瑞普·凡·温克便是洪福齐天了。

情况的确如此。村子里所有的贤妻良母都很喜欢他（女性一般都喜欢柔顺的男人），当他家出现争执时，则一边倒地站在他的的一方，晚上唠嗑时谈及两口子的争执，毫无例外地都会把罪责归到凡·温克太太身上。村童们也喜欢他，见他走近，会高兴得喊叫起来。他跟孩子们一道玩耍，给他们做玩具，教他们放风筝和射弹球，还给他们讲很长很长的关于鬼怪、巫婆和印第安人的故事。他一出现在村头村尾，身边就会有一大群孩子簇拥，有的扯住他的衣摆，有的爬到他背上，无所顾忌地用各种办法拿他寻开心；就连附近的狗亦喜欢他，见了他叫都不叫一声。瑞普的性格中最大的缺陷，是对一切有益的劳动均具有不可克服的厌恶。这不可能是源于他缺乏持之以恒或坚持不懈的毅力。因为他可以坐在一块湿漉漉的石头上，拿着一根像鞑靼人的长矛似的又长又重的钓竿，钓上一整天鱼，哪怕没有一条鱼来咬饵，他也不会丧气，不会说一声牢骚话。他会肩扛一杆鸟枪，耗费好几个小时穿树林过沼泽，上山坡下峡谷，只为了打几只松鼠或野鸽子。谁家需要帮忙，他一定会出手相助，再累的活都不会在乎；乡间举办剥玉米或者筑石墙的活动，他历来都是头一个到场。村妇们经常支使他，叫他干些她们自己那不太听话的丈夫不愿意干的零碎活儿。总而言之，除了干自己家的活，任何人叫他帮忙他都乐意。至于料理自家的

事务，耕种自家的农田，他则觉得比登天还难。实际情况是：他公开宣称说耕种自家的田纯粹是白费气力。他家的几亩薄田是整个地区最倒霉的农田，不管种什么，不管怎么种，都会出乱子。他家的篱笆墙经常倒塌；他家的牛不是走失便是跑到菜地里偷菜吃；他家农田里的野草总是比别家的长得快；每当他走出房门去田里干活，老天爷总会挑这个时候下雨。眼见得祖上留下的田产在他手里一英亩一英亩地少下去，最后只剩下了一块地种点玉米和马铃薯，而这块地仍然是附近一带顶顶差劲的。

他的几个孩子衣衫褴褛，像是没人管的野孩子。他的儿子小瑞普是个淘气包，长得像他，穿他的旧衣服，恐怕将来的生活习惯也会跟他一样。平时常见这小家伙屁颠屁颠跟在母亲的身后，像小马驹跟随着老马，穿着父亲丢掉的一条灯笼裤，用一只手费劲地往上提着，仿佛一位贵妇人在下雨天提着长长的裙裾。

好在瑞普·凡·温克属于那种乐天派，生就糊里糊涂、浑浑噩噩的性情，随遇而安地过日子，粗粮细粮无所谓，只要不费心思、不费气力，有吃的就行。他宁可只有一个便士而挨饿，也不愿为一个金镑去工作。假如叫他自己选择，他情愿吹着口哨轻松度日，心满意足地度过一生。可是他老婆却不停地在他耳边唠叨，怪他游手好闲，对家里的事不上心，把一个家都给毁了。不分早晨、中午还是夜间，她的责难之声不绝于耳，如果他胆敢还嘴或者有冒犯的举动，定会招来连珠炮似的训导和铺天盖地的抱怨。对于这类家训，瑞普只有一种办法，由于经常使用，逐渐成了习惯，那就是：耸耸肩、摇摇头、两眼朝天，一声也不吭。可是，这种办法每一次都会招来老婆新一轮的发作，令他不得不撒丫子跑路，跑到门外去避难——说老实话，对于一个“妻管严”丈夫而

言，这是唯一的退路了。

瑞普在家里的唯一追随者就是他那条名叫“狼”的狗，此狗和他一样惧怕女主人。凡·温克太太把他俩视为一对游手好闲的伙伴，甚至看“狼”的时候眼里会露出恶狠狠的神情，认为它是诱使它的主人整天出门游荡的罪魁祸首。其实，“狼”也具有一条可敬的狗所应有的全部精神，它跟任何出没于林中的动物一样勇敢——不过，哪一种勇气能抵挡得住一个女人那喋喋不休、恶言恶语的可怕舌头呢？一旦进入家里的房门，它就会垂下脑袋，尾巴拖地或者夹在两腿之间，胆战心惊的，一副马上就要上绞刑架的样子，不时拿眼偷窥凡·温克太太。后者只要举起笤帚把或者水瓢，它便箭一般夺门而逃，嘴里发出一阵哀鸣声。

结婚后，时光在一年年流逝，瑞普·凡·温克的日子越发艰难了。尖刻的脾性绝不会随年龄的增长而趋于温和，刻薄的舌头犹如利刃，越用越锋利。长时间以来，当他被迫走出家门时，他会去村子里的一个由智者、哲人及其他闲人组成的永久性俱乐部，在那儿寻求安慰。俱乐部的成员们坐在一家小客栈门前的长凳上聚会——小客栈用乔治三世陛下的肖像画当招牌（画中人红光满面）。夏天，他们躲在树荫下，懒洋洋地消磨一个个的长日，东一搭西一搭地议论村里的小道消息，要不就没完没了地讲故事——那些故事无聊乏味，令人昏昏欲睡。不过，有时旅人路过此地，偶尔会丢下一份旧报纸，可能会引发深刻的讨论，其见地恐怕也值得政治家花钱听一听的。小学校长德里克·凡·布麦尔衣冠楚楚，是个满腹经纶的小个子，即便是字典里最长的词也难不倒他。他为大家读报，语气郑重，而听者表情严肃，之后针对几个月前发生过的公众事件发表各自的真知灼见。

这个团体的议论导向完全由尼古拉斯·维德尔一手操纵。此人既是村子的一位元老，又是客栈的老板。他从早到晚一直坐在客栈门口，只在要躲避太阳光的时候才把座位稍微移动一下，以保证自己始终处于大树的阴凉之中。邻居们根据他的移动便可知时辰，准确得就跟观察日晷一样。其实，他很少讲话，只是一个劲地抽他的烟斗。不过，他的追随者们（伟人身后必有追随者）对他的一举一动都心领神会，可以揣摩出他的看法。当报上的事件或人们的议论叫他不高兴时，他会用劲地吸烟斗，一口接着一口气急败坏地把烟喷出来；而高兴时，他则慢悠悠、平心静气地将烟雾吸进嘴里，然后再轻轻地、平稳地吐出来，有时则是把烟斗从嘴边拿开，让香喷喷的烟气在鼻子边缭绕，一面庄严地点一点头，表示完全认可。

即使躲在这个堡垒里，倒霉的瑞普最后还是会被他凶悍的老婆赶出来。她会突然闯进来，搅乱这儿静谧的气氛，把与会者骂得狗血喷头；甚至连尼古拉斯·维德尔这等威严的人物也逃不脱这个可怕泼妇的污言秽语，她直截了当地指控他助长她丈夫游手好闲的恶习。

可怜的瑞普终于被逼到了几乎绝望的地步；要逃避田里的劳作和老婆的吵闹，也就只剩下拿起猎枪溜到树林里去这唯一的选择了。进了树林，他有时会在一棵树下坐下来，和“狼”一道分享袋子里的干粮。他同情“狼”，觉得它也是天涯沦落人，和他遭受着同样的迫害。“可怜的‘狼’啊，”他会说，“你的女主人叫你遭受折磨；不过别担心，我的孩子，只要我活着，就会有朋友帮你渡过难关！”“狼”听了直摇尾巴，深情地望着主人的脸。如果狗能够感受到这份同情心，那它一定会知恩图报的。

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瑞普又一次来林中漫游，不知不觉

地爬上了卡茨基尔群山一处最高的峰顶。他来山里，是要用枪打松鼠的——这是他最喜欢的一项活动。砰砰砰，一声又一声的枪响回荡在山间。将近黄昏时分，他气喘吁吁，精疲力竭，便在悬崖上的一个长满野草的绿色小土墩上躺了下来。从树丛的空隙处，可以俯瞰低处连绵数英里的原野，那儿森林茂密，郁郁葱葱的。极目远眺，看得见在山下遥远的地方壮观的哈德逊河在流淌，静寂无声、气势磅礴地踏上了它的旅程，明镜似的河面上有的地方倒映着一片紫色的云彩，有的地方又点缀着一叶缓缓移动的孤帆，最后，河流隐没于蓝色的群山之间。

向另一侧望去，看得见下面一条幽深的山谷，荒凉、沉寂、杂草丛生，谷底堆满了从悬崖绝壁上坠落下来的乱石，落日的余晖几乎照不到那儿去。瑞普见景生情，沉思良久。暮色渐浓，群山投下长长的蓝色身影，遮在沟壑上。他明白，不等他回到村子里，天就会黑透的。一想到回家去面对叫人不寒而栗的凡·温克太太，他不禁沉重地叹了一口气。

他正欲下山，忽听远处有人在喊：“瑞普·凡·温克！瑞普·凡·温克！”他举目四看，周围并无一人，只看得见一只乌鸦孤零零地飞过山峰。他觉得一定是幻觉在欺骗自己，复又转身欲离去，谁料在苍茫、寂静的暮色里又听见了那叫喊声：“瑞普·凡·温克！瑞普·凡·温克！”“狼”听了，身上的毛都竖了起来，发出一声低沉的吠叫，躲闪到主人身边，惊恐地朝下面的山谷里张望。瑞普感到有点害怕，一阵战栗传遍了全身。他心怀恐惧，顺着狗的目光望去，见一个陌生人正吃力地一步一步慢慢爬上山来，背负重物，腰身都被压弯了。在这人迹罕至的荒山野岭竟然能看到人，叫他颇感诧异。他觉得来人八成是附近的人，需